

发表意见

相关报道

编辑热线

各期杂志

## 第二次握手——澳国军舰浏览

■俞敏

9月24日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布里斯班”号导弹驱逐舰和“成功”号补给舰组成编队，对上海进行了为期6天的友好访问。本文作者继1998年11月参观了澳海军的“悉尼”号护卫舰之后，又一次登上了澳舰，故称为第二次握手。

澳大利亚人又来了。

上海的观众直纳闷：眼下奥运圣火正熊熊燃烧。要接待成千上万各国健儿游客，要赶着场子临阵助威，你们国家人口还没袋鼠多，顾得过来吗？你们倒好，跑这儿度假来了。听到这样的调侃，盖邮戳的奎特上士的答话更妙：“奥运是一场为了和平的特殊战斗，可我们海军帮不上忙。”

从历次与澳军官兵接触的经验和参观其战舰的感受来说，这是一支纪律严明、思想开放，同时又很美国化的海军。但也正是在同美国海军的客观比较中我们才看到了澳国海军独特的一面。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差距，那就是不象美国人那样财大气粗，能摆阔绰。在澳大利亚建造一艘舰和淘汰一艘舰都不容易。拿此次来访的D41“布里斯班”号来说，这艘祖父级“珀斯”级导弹驱逐舰从1967年12月16日入役至今一直活得挺滋润，每天澳大利亚国旗在头顶升了又落，落了又升，《简氏年鉴》也只好耐着性子把它的档案每年抄写一遍。差不多每个澳国水兵在介绍这艘旧舰时总这样开头：“我们的‘布里斯班’可有年头了。”要是以为这是对壮士暮年的感慨，那就错了。“布里斯班”号上的官兵享有其他澳军士兵无法比拟的殊荣。该舰30多年来亲历的越南战争、女王银婚庆典、海湾战争之类的大场面不胜枚举，而此次北上与亚太友邦联络感情，还远不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巡游。

“布里斯班”是美国按“查尔斯·亚当斯”级蓝本为澳国建造的第3艘驱逐舰，两位兄长“佩思”和“霍巴特”已于数月前分别先他而去。“布里斯班”虽经过许多次大改装，但仍保留了“亚当斯”级的基本特征：两段式上层建筑，串联两支蒸汽轮机烟囱，平甲板不平，前端猛烈上翘，因是低干舷设计，舰桥两旁设弧形防浪墙，与甲板接合处有间隔式开缝，便于排水。驾驶室不大，陈设简单，光线昏暗，隔着玻璃往下看，有两个绞盘和两捆粗黑的皮管，用以油液补给。舰桥顶端照例是火控系统的天下：浅碟状的SPG-53炮瞄雷达骑在菱形的MK-68指挥仪上。这对组合是为主炮射击指明大方向的。靠前还新添了啤酒桶般的2500光电火控系统。照理说也该是三只眼，包括光学摄像、红外成像及人眼安全激光测距，可我看了半天，光溜溜什么眼也没开。夹在旗箱中间的三角桅后高挑着敌我识别天线，然后依次是对海搜索雷达和导航雷达、雷达接收机。考虑到近烟囱者黑，上半段用墨漆刷了一遍。

舰桥周围高低错落的各式卫星天线也不少，看得人眼晕。我说拆了算了，托德中士说那可不成，拆了就没法看电视了。我一想也对。同来的老刘让我注意舰桥前平台舱内正播放中央台节目。我凑近一瞧，还真是这样。我问托德这几天最关注的电视栏目是什么，中士转了转眼珠，答道：“焦点访谈”。老天，你看得懂吗？

前后上层建筑间有一座板桥，站在桥中举目四望别有一番乐趣。后部上层建筑顶上很开阔，且人迹罕至。只有一名铁塔般尉官在那儿独立

寒秋。我上前同这位高出我两个半头的巨人握手，昂首问他该怎么称呼。他欠身嘿嘿一乐：“他们都管我叫‘玛斯特先生’——意即桅杆先生”。我一指他背后：“那么桅杆先生，您肩上的这个大盒子是做什么用的呢？”他看了看说，那是舰上看得最远的千里眼，叫做S P A—5 2三坐标对空搜索雷达。随后他连解释带比划，详细给我介绍这个魔盒的性能、用途，直到最后我弄明白了。接着我们又聊了些轻松的话题。正在这时，扬声器里传来中年男子低沉的声音，我问那里面说什么，桅杆说：“舰长让他的秘书到指挥室去一下。”然后说了声失陪，向前桥走去，沉重的军靴踩得甲板咚咚直响。我在背后喊：“您跑什么？”他又乐了：“我就是那个秘书。”

于是我只好一个人欣赏舰炮。“布里斯班”号共有两门M K 4 2 M o d 1 0单管1 2 7毫米炮，一门在前甲板，一门在后平台。方形炮塔边缘弧形过渡，显得粗笨但不失可爱。左上角有2个玻璃罩球，正面有一块比煎饼大不了多少的红外探测仪随动于火炮转向。最原始之处莫过于顶上锥笼状的风向传感器了。炮管5 4倍口径，对岸射击或朝天射击都可。我和另外几个观众忍不住摸了一下炮管，糟了，沾了满手的牛油，还不能往洁白的炮塔上抹。炮手找来一根粗缆，说捏一把就干净了。别说，还真好使。

平台尾端是那具M K—1 3单臂发射系统，主要用于发射“标准”—1型对空导弹。说到无人不知的“标准”导弹，它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3 T家族中的“小猎犬”。在“鱼叉”服役之前，所有的美国区域航空导弹都具有一定反舰能力，只需改进相应制导组件和换上半穿甲战斗部就行。直到7 0年代中期，“标准”才成为专业射雕高手。M K—1 3虽是单臂架，但装填速度极快。用于近距反导本来有两座密集阵，不知什么缘故一座也没有了。有人说是卸下来安到护卫舰上去了，我觉得不太可能。

登舰之前有个想法，亲自看一看“伊卡拉”反潜导弹，哪怕已经拆除了，能寻些残迹也好。我从上层甲板下来，走到板桥下细看。只见两侧隐隐可见半月状细纹，此处便是“伊卡拉”系统的遗址了。我想打听一下这种系统是如何运作及为何拆毁。可惜无人能道其详。只有大胡子派瑞中尉拿出一张清晰的相片，显示出该导弹由后舱取出后被送入一个大叉口箱内，酷似一条落入白鲨口中的海豚。导弹只是个罩壳，核心部分是M K 4 4鱼雷。这种系统虽设备庞杂，但正因为它的存在，才能使驱逐舰具有高人一筹的反潜技能。而眼下，“布里斯班”号上仅有两具夹在舰桥两腋的M K 3 2型鱼雷发射系统。

对土著历史和澳洲移民史颇有研究的派瑞中尉高兴起来说个没完，还卷起裤子露出腿上斑斓的刺青。定睛一看，乃是条云中探爪的苍龙。我坦率地告诉他：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刺青往往和黑帮联系在一起。他很不以为然，说刺青是西方航海文化的一部分，表现出水手的大无畏精神和丰富的内心世界。精通汉语的博世明先生——中文名——也过来帮腔，说中国的九纹龙史进和浪子燕青都有纹身，是响当当的英雄。我说那是小说，并非历史。派瑞听说还有身上刺九条龙的，来了兴致，连连追问我这位史进先生在哪支舰队服役。就这样，一场关于东西方刺青文化差异的有趣讨论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博世明先生是澳驻华使馆武官，他觉得现在许多在中国的老外中文水平越来越高，汉语的国际地位空前“看涨”，正所谓“学好中国话，走遍天下都不怕”。谈到多年来在中国的感受，他说他深深眷恋着脚下这片热土，中秋节和夫人、孩子吃月饼，也想念千里之外的澳洲，因为工作关系，不可能“常回家看看”，幸好有E—M a i l可以和亲友联系。我问为什么澳洲水兵都那么诙谐幽默、妙趣横生？他说水兵在一个封闭的铁壳中度过一生中美好的时刻，有时无垠的大海和冰冷的舱壁会令人感到无比绝望，如果无法以乐观开朗的心绪面对生活、编织精彩，那么很快就会精神崩溃。

我小心地走回后甲板。“布里斯班”号上很少有可容两人并行的过道，一切显得很狭窄。稍宽敞些的地方都摆放了分类垃圾箱。我猜想舰上大概没有女兵。

“布里斯班”并非孤身前来，海军怕这位老汉跑长途累个好歹，专门派了一位保姆——“成功”号补给舰同往。这艘1 3 0 0 0吨的补给

舰是法国“迪朗士”级的改良型，显得年轻、丰腴，且“看上去很美”，但站得远远的，就是不让看。  
天都快黑了。我也该走了，留步、留步。你们这么忙还过来看中国朋友，这份心意我们领了，往后日子长着呢，有空来玩

关闭本页

---

©现代舰船电子版

现代舰船杂志社